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驚夢啼
第六回 逞惡念不能害人反害己 送子息誰知成己又成人

詞云： 飛蛾撲入燈油燼，奸巧豈瞞官。
無情竹籬肉飛殘，果報是般般。
當年有意皆無意，不道已成舟。
相逢今日喜眉端，善惡請君細看。
——右調《成林春》

話說利大郎打發差人出了門去，對春桃恨恨的說道：「世上有這樣沒良心的，竟來假名告我。如今還是怎麼樣算計？」春桃道：「如今他既無情，我豈有義。將他銀子打官司，也還不算吃虧。你明日只宜直訴，與他見官，亦須如此這般。」利大郎聽了，方才歡喜。

到了次日，利大郎帶了銀子入城，尋著一個積年的訟師，將這等事細細說明，送了一封厚禮。這訟師便替他做了一張訴狀。利大郎便來縣前，正值知縣坐堂，忙走進投訴，呈上訴狀。

知縣看去，只見上寫道：

訴狀人利大同妻春桃，年甲在籍。今訴為淫僧誘好奸拐事。痛身小本生涯，為仲尼不食之物。集妻中饋，抱無鹽有愧之羞，朝營暮活，無非身口。出間入閭，素具純良。不幸於去年■月■日，有奸僧無相，稱是九華作建關禁足，閉門即是深山。設蓮座皈誠處處，皆為淨土。孰知心心非佛，念念是淫。禪關緊對柴扉，竇戶切臨祇樹。牆非數仞，動靜皆知，室不多椽，好醜在目。佛心變作姦心，道念頓成慾念。數金遺贈，賺出關門，兩足趑趄，得臨內室引誘。東林埋長者之金，西溪貯檀那之寶。昏花窮眼，倉卒是求，積滯巨萬，金焉強逼。身墮術，非金非寶；彼得討，真欲真淫。貪心未厭，作竊負而逃。天理難容，幸追擒得脫。泣思聲揚則國人皆賤，發覺為鄰里俱羞。況無柝薪之助，實有■辟之能。此身包羞忍恥，自甘為匹夫者也。詎意惡僧恃刁，蓄髮更名，不深自醒，反懷黑夜之道，誑聳天高之聽，蒙牌拘喚，理合訴明，所訴是實。

知縣看完，不勝微笑。

原來這知縣青年進士，大有才能。見他訴出是件姦情拐逃之事，因問道：「你這訴狀可是真情麼？」利大郎磕頭道：「小人愚民，焉敢造謊。」知縣點頭，只將訴狀看了一遍，遂叫該吏掛牌，明日聽審。利大郎磕頭而出。正是：

審問姦情是美觀，堪憐法外為從寬。

紅顏拜泣丹墀下，始信威風是做官。

到了次日，利大郎叫了一乘小轎，抬了春桃，同人城與無相對理，到縣前借個人家住下。

此時街坊鄰近之人不知利家為著甚事，遂求觀看。這無相已在土地堂中站久，兩眼快的見了，驚疑道：「這個人好像是在我地方上坐關的無相和尚，原來他還俗在此。」無相只低頭不做一聲。不一時，三梆已到，知縣坐堂，審了幾件重事，方叫到冀得這件事。原差即出來叫喚而入。

無相見了春桃，一時怒目睜睛。春桃見了無相，亦覺柳眉倒豎。差人將他分了左右跪下。不一時，堂上叫原告冀得。無相連忙答應，上去磕頭稟道：「小人原本被他夫婦設計圖謀，求老爺與小人作主。」知縣問道：「你做客人，家鄉何處，出來有幾年了？」無相見問，只得順口混答了一番。知縣又問道：「你既身邊帶有千金，到這地方生意。為何沒有行家貯放，卻被利大騙去？他是個行家麼？」無相道：「他不是行家，只因小人初到這邊，正要投店，不期遇著利大滿口甜言美語，一見如故，將小人哄騙到家，待如骨肉，到了夜間，見小人半醉，叫出這婦人陪宿。小人彼時再三不肯，他說此婦是家中婢女春桃，聊以破客邊寂寞，再三相勸。小人見他一段好意，又因酒醉，一時酒色迷人，只得應承留宿。宿了幾夜，不期忽一日夜間，正同這婦人睡著，不期利大統眾持刀殺入房來。說小人奸他妻子，小人心中心驚慌，要顧性命，將乾金資棄空身逃去。我今細細想來，實是利大用計賣奸，故意夜間虛張聲勢，趕逐謀財，幸得逃生，不致害命。小人情實不甘，故此告在老爺台下。」知縣又問道：「你彼時為何不來告，卻到今日來告他？」無相道：「小人彼時受驚得病，九死一生，不能行走。今日病好，來見青天老爺，望來追本超生。」知縣聽了笑了一笑道：「你且下去！」遂叫利大、春桃上來。

知縣一眼看去，果見春桃有些姿色。因問利大道：「這冀得他說是遠處客商，來此生意，告你二人縱奸得財。你為何說他是個和尚？今在我老爺面前若有虛詞，就要用刑了。」利大磕頭稟道：「他實是一個和尚，只因懷恨小人，改名冀得。」便將如何立關，如何謀奸，以及拐逃，細細說出。知縣道：「你一個窮人為何要此美婦？」利大又將任家不容，賣出之事說明。知縣便叫春桃近前作怒道：「這冀得既是僧人，在對門立關，你為何破他的戒行？其罪在你。須從實招來，免我老爺動刑！」春桃磕頭稟道：「小婦人素知禮義，怎敢無因非禮。從來風情一案，實係男挑。俱是無相勾挑，小婦人一時不合，遂其所欲。不期出家人，心更狠毒，要拐小婦跟他逃走。小婦人怎肯棄夫情義，故暗暗與丈夫商量。」遂將如何出門，如何驚走，細細說出。知縣又問道：「你與他通姦，是你丈夫縱容你的麼？」春桃道：「小婦人怎敢說是丈夫縱容？實為家貧，誤聽無相巧言，得金以資丈夫，故捨身而從。」知縣聽了笑問道：「他告你騙他乾金，果是有無？」春桃道：「小婦人豈敢昧心說謊？前後得他二百餘金，實是有的。彼時他在關中好酒食肉，已費去一半。但念小婦人受厚一番，以為可償。不期他竟忘恩負義，改名來告。益彰小婦人之丑，其心更毒。乞老爺作主。」

知縣喝叫冀得上來，不勝大怒，拍案罵道：「你這好大膽的淫禿，既皈佛教，當持五戒。怎麼設關以利哄利大，恣奸春桃，又復拐走？春桃念夫情義，與夫設計，不明鼓而攻，是蓋羞也。

出門驚散，是兩全也。不思悔過，不念春桃有肉身可償，竟逞兇惡之性，更名訟告。佛門中有此兇惡淫禿，若不處死，必致效為。須用極刑驚眾！」遂喝衙役用刑。

這無相的主意，拿穩利大是個沒用之人，不是他的敵手，見了官府決不敢與他對執。就是對執，也拿穩他不肯將妻子的許多醜態說出。又拿穩春桃見了面必念舊情，礙口識羞，必在官府面前含糊。若是含糊，他便一口咬定二人賣奸，圖財害命，將他銀子追還。誰知利大郎該得這主銀子，一時心靈，聽了春桃算計，在官府面前全不畏怯，竟滔滔不斷，說得有頭有尾。

無相已是心慌。又不期春桃與他緣盡冤消，只是一篇直訴。官府一時動情，將無相動刑。

無相一時著急鬆上前分辯道：「老爺冤枉！老爺怎麼信了二人一面之詞，賴是和尚。難道和尚的銀子又是好賴的？況且小人實不是和尚，老爺也須可憐。遠方人受騙，今又被他巧言蒙蔽老爺，小人受冤。雖死亦不甘心。」知縣聽了便叫衙役且慢動手。只見利大即忙上前執道：「你不要哄騙老爺。你坐的這座禪關，現今還在本地小庵中寄放。地方施主，是那個不認得你的。若是老爺不信，只消差人去叫了地方眾施主識認，你難道還賴得去麼！」知縣見說有理，正欲差人去喚，不期門外許多看審姦情的人，內中卻有幾個是看利大、春桃的。今聽見了，便一齊進來跪稟道：「老爺不消去拘，小人們俱是女字鋪居民。這冀得實是無相和尚，向日在本地方立關募化，只道是他有德行僧人，我等家家供養。不期一日夜間開關不知去向。

小人們只疑他拐了化起的銀錢，去買酒肉吃，誰知奸拐了利大的妻子。今日又來自投法網，真是天理難容！這樣奸僧，求老爺正法，佛門有律。」知縣一時大怒，將無相夾了一夾棍。無相在地下百般哀求道：「犯僧雖是和尚犯戒，卻是利大賣奸，和姦是實。利大得銀甚多，只求老爺多寡追還，賞犯僧回寺，功德不小。」知縣喝叫收了夾棍，又用手丟下六棍簽來，叫衙役重打。眾衙

役將無相拖翻，人人恨他是和尚偷婆娘，便盡力重打。無相口中只罵恨春桃不已，不一時打完。知縣舉筆作判，叫書吏念與眾犯人聽，書吏念道：

審得犯僧，雖在空門，實事事拒空名為無相，卻種種有相。仗佛得金，覓緣授受，以訪師弟而陡遇春桃。少而有姿，立禪關以近洞房，調戲用謀，出金動歡。得諧鴛侶，復思竊逃，心何毒也！夫春桃者，富室之婢，因通主而為主母所逐，賣嫁利大為妻。前已不潔其身，矧後安可潔乎。利大亦貧，見金不顧，賣奸是實。無相敗教宿婦，即此示配徒，因賣奸減等，受杖遞回。春桃宜於官賣，有不背夫而先通，細究其情，有為夫貧而甘受辱，斷合領回不究。利大即縱奸得金，宜重責以警眾，因東門橋樑傾圮，罰修免責。

苟不追金則無相之心未息。無相之金得於檀那，仍作公同之好夢，不致福因有漏。判斷秉公，逐出。

書吏念完，這些施主與看者之人見知縣斷銀修橋，俱各大喜，不時拜謝而出。利大與春桃亦自歸家。

只說這無相，一時受責，十分痛苦。又被差人押著立刻起身。再三哀求，同到大覺寺中，取了行李，一同起身。幸得無相身邊還剩得數兩銀子，將來買酒買肉，與差人同吃。將到鎮江，一日夜間，差人問起春桃事情。無相便細細說一回，恨一回，只流淚一回。一時再睡不著，翻了半晌，才合眼朦朧。見一尊丈六金身，手執降魔寶杵，對無相大喝道：「你這淫僧，久已要將汝打死，不受官刑，故爾遲遲。且你與春桃原有宿冤，他前世是你的丈夫，只因一言不合，將爾憂鬱處死。理合今侶償還。幸你今生投入佛門，已將冤仇皆釋。不期募化得金，起了還俗之念。故我空中指你冤仇相見，春桃合死你手。但春桃能留人嗣，陰曹將他轉禍為祥。你卻並無善念，敗我佛教，今受官刑，難逃我杵。與你說明，須當領受。」說罷，照著無相頂門一下，直打得鮮血迸流。無相在夢中大叫一聲：「韋馱菩薩饒命！」

差人一時驚醒來問，無相只得述知，道：「大約不能久生矣。」說罷，一時頭疼。次早漲如斗大。不三四日，頭穿漲大而死。差人只得著人拋棄野外，自來回官。一時說與人知，人人稱快。方知佛門淫僧果報。

這利大郎與春桃來家，次日到東門，喚集人夫，不日修造。

共去一百餘金，方得完工。完工之日，當堂稟明，完了一番公案。

卻說當日這任員外，打發了春桃出門，不勝氣苦，便在家中愈想愈惱，因而尋是尋非。忽一日發個狠，叫人拿了被褥，只住在園中過日，不理強氏。強氏便趕來吵鬧道：「你今為了賤婢，將我結髮夫妻棄擲。我今決不與你甘休。」便撒賴起來，扯著任員外，不是撞口拳，就是要拼性命，終日在園中，吵得無了無休。任員外被他吵鬧不過，只得重新拜降，依舊和好。

這強氏雖然降倒了任員外，卻費了一番力氣，一片精神，又忍了一團怒，因此漸漸成病。到了五十四歲上，一病不起。任員外人哭了一番，開喪出殯忙亂了半年方才寧靜。然心中悲悲喜喜。悲的是自幼夫妻，喜的是娶妻無阻，生子有望。又過了些時，便忍不住，只得著人喚柳媒婆說話。柳媒婆來見，任員外便苦訴他強氏亡過，我今尋你做媒，要討妾生子。柳媒婆聽了，便笑嘻嘻故意問道：「員外今年高壽了？」任員外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今年六十一歲了。」柳媒婆笑道：「不是我衝撞員外，只怕這事能說，而不能行。又且養他不活了，不要耽擱了人家女子，被人咒罵。不如尋一個與員外差不多的年紀做個老伴兒罷。」任員外聽了作怒道：「你這人，真是胡說了。我一個萬貫家財的財主，怎說我養他不活？當初是奶奶在前，不敢娶討。如今奶奶去世，那個敢攔阻我。不要說討一個，就討一百個，也是容易的事。你怎麼笑我能說而不能行。我今別叫媒婆討幾個來你看看！」柳媒婆聽了笑說道：「員外莫惱，我不是笑員外討不起，不要認錯了話頭。大凡討妾生子，就如人家買田一樣，買了田要人耕種，耕種得勤，方有利息，養活得人。我看員外年高力邁，自然精少血衰，有了美田，焉能日日去耕，日日去種？恐員外沒有這等力量，所以說是能說而不能行。若是耕種懈怠，又焉能生息？這田就荒旱起來，不能養活人了。我今倒有一件天大的喜信要報知員外，不知員外可肯大出手賞賜我？」任員外被柳媒婆連譏帶諷，說他年老討妾，不會生子，一時顏色俱變。正要發作，忽聽見他說有甚喜事報他，只得納了氣問道：「有甚喜事？且說來我聽。」柳媒婆道：「員外不消憂愁無子，那人已替員外生了兒子。已是三歲多了。不如領了回來，有了兒子，員外便心滿意足。只少個同伴過日，故此我說不如尋個伴兒罷。」任員外聽了，一時摸不著頭路道：「你這張寡嘴，專會哄人，我那裡有甚么兒子，三歲四歲的亂說。」柳媒婆笑道：「我從來不會哄人，難道員外竟忘記了昔年恩恩愛愛心上的人？如今外面人那一個不說是任員外的兒子。」任員外忽聽見說出心上人來，便驚驚喜喜道：「難道是春桃？」柳媒婆笑道：「不是他，難道是我？」遂將春桃嫁去，只六個月生下兒子，人俱叫淹死，春桃拼命留住，直養到如今，細細說明。任員外聽了，不覺大喜道：「原來我當日與他已曾下種，只可惜不知，將他嫁出，不能挽回。今日若不是你來說明，我那裡曉得他夫妻為我保養，不絕我嗣。是我任家的恩人了。你今速去，為我致意他夫妻，叫他領來，我看顧他二人再重重謝你。」

」柳媒婆領命，到利家來。